

/// 江西美术出版社 *ART OF CITYSCAPE*

城市景观艺术

林 茨 编著



广场·街市

责任编辑 文亦农
封面设计 傅廷煦
版式设计 张润莉 陈 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场·街市/林茨编著.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0.1
(城市景观艺术)
ISBN 7-80580-661-6
I.广… II.林 III.城市规划—图集
IV.TU984.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57076号

书名 城市景观艺术——广场·街市
作者 林 茨 编著
出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新魏17号 邮编: 330002 电话: 8504775
发行 新华书店
印刷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大16开 印张 6
版次 2000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7-80580-661-6/J·622
定价 50.00元

城市景观艺术

广场·街市

林 茨 编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城市景观艺术丛书》总序

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及我国小城镇建设步伐的逐渐加快,城市环境成了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且不说工业化速度的加快带来的大气、环境污染,单就是没有规划、没有章法的建设,就使许多城市没有特色,没有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景观,城市成了钢筋水泥的森林,人们的生存环境面临恶化的局面。人类开始审视自身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如果让现在的城市回到像苏杭往昔那样的花园城市,体味“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那种意境已不可能。但是我们也不能放纵城市环境一直恶化下去,改变现有状况,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通过对现有空间加以整合、平衡,改善现有城市面貌,进而营造一个更加适宜人居环境,这是当前城市环境步入良性发展的不二法门。

从19世纪开始,发达国家的设计师提出了城市景观艺术的概念,从城市规划到园林美景,从建筑设计到家居布置等等方面都包括进去。但其基本前提是,既要使城市居民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又要满足城市居民的审美需求,同时又能代表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征。

以往,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的城市景观艺术很少有人提及;如今,当经济发展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城市进行大规模改造时,已为发展中国的城市景观艺术

提供了极佳的契机,从珠江之畔的广州到祖国首都北京,从东方明珠上海到历史古都西安,城市景观在短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利于我们自己的城市景观艺术更上层楼,是我们编纂这套丛书的初衷。

丛书从广场街市、园林绿地、室内门廊、水景喷泉、泛光照明五方面进行阐述、分析。这五个部分在城市生活中与人们的空间与视觉感受最为密切,希望借此能对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市容美化起一点作用。

丛书所举图例大多是城市景观的经典之作,格调典雅,独领风骚,是城市景观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同时我们也选择了一些符合当前实际、亦可在短时间内学习并达到立杆见影效果的作品,使人们能有的放矢,不至于在现实面前迷乱了眼睛。大家可以通过比较找到差距,举一反三,进而穿堂入室,为我国的城市景观注入新的生机。

当每一个人从自己的生活空间走到广阔的城市天地并能经常发现令人神往、舒适美观的场所或景物时,那就说明把城市景观当成一门艺术来对待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这大概是每个人所期待的!

前言

人们一般将较具私密性的场所,例如住宅区,称为“村”;而将文化中心、商业中心等较具开放性的场所称为“城”。这实际上是一种传统心态的反映。从城市文明兴起以来,人类就习惯于把城镇看成适合公共活动、社会交往和集会的场所;而乡村则适合宁静的日常生活。古代的城池通常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规模上,一些居民在城墙内外居住,更多的住在城外的乡村。在欧洲,以某一神庙或大教堂为空间焦点的公共广场,通常即为城市的中心,人们在一些特定时刻汇集在庞贝城那样的古罗马广场上,因其从事的活动大都具有宗教的内涵,相对乡村及市井生活而言,使广场从景观到人的行为举止都或多或少带上了一些神圣的属性。从礼仪上说,人们在古代广场上的活动更接近于一种仪式;尽管如此,喜爱交际、希望聚集在一起,这也反映了人类的天性。

随着文明的演进,人们的大规模交流与聚会无须再寻找宗教的理由,而城市的发展也展现了更加丰富多变、可供选择的空間。进入20世纪,最宏大的聚会和公共活动大都不是宗教性的,而是世俗性的。我们可以举出世界杯足球赛、格莱美颁奖仪式以及数不胜数的商品博览会等例证,然而顶级的公众活动却将其观感上仍具有宗教仪式般的气氛作为荣耀的标志,新闻记着者用“足球弥撒”、“音乐盛典”之类措辞,作为形容某些极致景观的用语。

广场与街市,是城市文明的重要象征,也往往是构成城市景观最具魅力的部分。城市的户外活动空间事实上分成了车行与步行两个主要区域,人们对这两个区域的评估角度迥然不同:对前者,侧重其交通功能及效率;对后者,则关注其文化魅力。城市的步行区往往是构成其独特性的主要部分,没有一个城市是靠

夸耀它的高速公路或立交桥而赢得世人神往的,因为大部分城市最具魅力的部分,通常属于城市中那些“粘滞”性的空间——各种公园、广场和步行街。只有在这些场所,人们才乐于驻足留连与观赏,能仔细品味和充分领略一座城市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现代社会到来以前,除了少数贵族乘坐华贵的马车招摇过市外,城市活动场所基本上都是步行区,这些活动区域通常与自然和传统人文环境保持着和谐的关系。传统城市生活中的街道与广场有一种节日气氛,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宋京汴梁街市,虽然也可以用“车水马龙”一词来形容,但步行的商贩与群众仍然是画面的主角;同样,在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御林军的马队纵然威风八面,仍不免被广场上骚动和散漫的人流所淹没。古代城市街道的交通功能并不十分显著,道路与“广场”的界限因此也是模糊的。由于大部分平民的家居并不舒适,他们更喜欢将白天的活动放在户外。尽管中世纪世界人口的数量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时的城市已经显得十分拥挤,形形色色的徒步者为了谋生而奔忙,充斥了大街小巷。

工业文明带来的交通机械化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专为机动车铺设的、形式单调的“柏油马路”在城市大行其道,成为人们熟悉的“自然”的一部分。几乎所有路面的丰富变化都被汽车的洪流所淹没,居民们冒着危险外出。借助交通安全岛、“人行道”和信号灯遍布城市;而城市的无限膨胀、技术进步和对效率的追求,“胁迫”更多的现代人加入乘车和驾车者的行列。当我们审视一个按初级标准步入了“现代化”的城市,发现被交通工具占据的面积差不多占整个城市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时,立即会感到在这个过度机械化的时代,生活失去了些什么。

后工业时代的人追忆着中古时代文化的多元性、生活节奏的缓慢以及艺术品的精致和绚丽;同时也不准备放弃工业文明带来的富裕、效率和舒适,从而导致了具有兼收并蓄、综合自由与唯美,强调生态优先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创造。显而易见的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心理需求,并不仅仅来自思想界和学术界等领域,对工业化时代生活的体验和对前工业化时代生活的追忆,使人们的关注和选择不再是非此即

彼。所谓“以人为本”,从主观愿望到社会物质进步的水平两方面,首次具备了付诸实践的可能。

在城市外部空间的规划设计中,供机械化交通工具运行的道路和主要为步行者活动的区域有了明确的界线。原本显得单调的“柏油马路”,由于规划和技术、工艺水平的提高而有了很大起色,以至成为现代都市重要的景观。其美学原则是功能主义的,在最大限度地满足城市功能需要的前提下,这些类似于都市血脉的道路系统看上去愈来愈漂亮了。从路面铺设的工艺、立交桥的设计到统一的标准化标识系统,它们的美感从车辆的顺畅行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除此之外,干线两侧的景观也日益增加了高速公路的魅力。北京东二环和东三环附近的建筑正在使这一区域变得富有吸引力,每一座大型商业中心附属的广场都是一片缓冲地带,亮马河一带的漂亮建筑界定、围合了一个有别于“老北京”的美丽新颖的风景区;而通往首都机场的高速公路沿途展示了华北平原迷人的风光,乘坐汽车观赏这些景致显然是适宜的。当道路与环境的交融达到了明显的默契之后,它便成为一种更高的时空定义上,成为一条“景观道路”。

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体系分流了大多数机动交通工具,传统的步行区域重新获得了展示自我的空间。在一些历史悠久的大都市,各种类型的广场和限制机动车驶入的步行街区几乎无处不在,它们的存在使城市空间丰富多姿并显示出传奇色彩。在勉强适应了机械化交通躁动喧嚣的现实之后,人们仍然倾向于把保留和“幸存”的步行街区视为避风的港湾。与满足“通过性”为主要目标的功能主义相比,机动车道路系统不同的是,广场和步行街是为了人的逗留而形成的,这也是商家更倾向于将他们的店铺建在这类区域、而不是高速公路旁的原因。形形色色的大小广场和步行街(包括富有特色的图案拼铺的地面路面),只有步行方能通过的桥和各种别有洞天的缓冲空间,以一种灵活和引人入胜的方式把城市的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交通干道的延伸加剧了城市非人性化的发展,而轻松自由、联系紧密的步行道路和缓冲地却使城市充满了人情味。人们希冀于此的,不仅是徜徉、购物和休憩,而且是他们情感生活的寄托,那里的景致更容易引发他们的回忆和遐想。

城市的“文脉”也往往是由于这些步行区域,而不是机动车道,才得以体现、留存和发扬。交通干道看起来是科学和理性的,实际上则经常随着城市的扩张而变动或变迁;相反,著名的步行街区却保持着恒定性,它们是历史的见证,因此是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时间对具有人文内涵的步行街网络而言,意味着无可比拟的价值。像苏州和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其联系紧密的步行街和桥梁体系,是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出于任何理由对其进行改变,都可能意味着万劫不复的破坏。在类似这样的城市中心修筑一条方便机动车行驶的通衢大道,从浅层次看,是使部分居民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时,增加了穿过一条交通干线的风险;从更深层次看,则可以明显看出其保留的文脉被割裂。在此之前,居民的文化行为是由他们生活环境保障的,当不恰当的规划设计改变或限制了原有环境的完整性和通畅性,虽然不能排除新的生活方式将取而代之,但从文化的延续和资源利用的角度判断,在多数情况下,失大于得,将成为不争的事实。

因为有了上述的文脉联系,设计师在考虑城市里的步行街与广场的空间和装饰时,十分注重个性化和丰富性给人们带来的视觉和心理感受。“环境艺术”的概念进入了决策者和规划者的思维,创新和文脉传承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事实上,即使是最具前卫精神的设计师,也是将大环境原本的状态作为创意的主要依据。例如,有的设计师将延续传统风格、追求和谐效果作为创作的主导思想;另一些设计师则采取对比手法,使新的环境具有后现代主义美学提倡的综合之美。后一种手法的运用在发达和古迹众多的欧洲城市颇为常见:在16—17世纪巴洛克风格的古建筑旁侧,又以现代材料和工艺兴建流光溢彩的新型建筑,两者对比,构成奇异的后现代景观。

由“六面体”包围的领域是典型的“建筑空间”。所谓六面体,指的是四个相互呈垂直关系排列的墙面和呈基本平行关系的地面和屋顶。街道与广场景观则由天空、墙面和路面构成。实际上,从一间标准的“房屋”、庭院到城市广场,无不是以实际或虚拟的六面体所限定的空间领域,户外的广场地通常为几个对象所围合,这些对象可以是建筑物、雕塑或纪念碑等人工景物,也可以是山峦、树林与河流。作为“屋顶”的天空

随季节天气和时间变化,表现出绚烂多彩的特性。地面起着连接或分割建筑群的作用,它还可以显示出建筑群之间的空间。地面的这一作用要比它与墙面取得和谐的关系重要得多。而四面的“墙”也不总是呈垂直的关系,其开合的位置情况确定着领域的形态。给人深刻印象的街市和广场空间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某些人造自然景物的围合而形成的场所,具有介于“封闭”与“开敞”空间二者之间的特定感受,它比封闭空间自由而又比空旷无物的场所更富于领域感。

人对位置的感觉、对空间和环境的反应,体现着生理和文化上的差异。“我在其中、其上、其下、其内、其外,感到压抑或舒畅”,这些感觉是与人类行为成连锁反应的。而幽闭恐惧症、空旷恐惧症,与其说是人类的敏感和脆弱的表露,不如说是环境本身的病态在人心中引起的反应。过于压抑和过于荒凉,是每一个环境规划者极力避免的。在为居民栖息、活动营造的环境中,自由舒畅与领域感的统一体现为“亲和性”与“私密性”的统一。亲和既反映在人与人之间,也反映在人与环境之间,只有在密切的人际交往中,人才能充分感受到人生的意义。人们经常在诸如海滨浴场和剧院一类拥挤的场合发出“人生多么美好”的感叹,亲密是人类所需要的一种生物形态,而引发人们这种积极的亲密情感的,是给人以自由提示的、适当的环境。当四面的屏障以一种呆板的围墙形式向“广场”的轴心迫近时,人们立刻便会产生被监禁的感觉。另一方面,开敞也必须是合度的,一马平川的空旷景象并不能使聚集的人群感到完全放松和愉快,相反,他们会像圣经里提到的追随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那样,为一种逃亡般的动荡不安的心情所折磨。从心理上,人们更倾向于在一个“属于自己的”范围内完全放松自己,这个范围是被他们熟悉的某些景物自然而然所界定的,它给人一种经久不变、舒适而具有某种防御性的环境印象。

英国画家和建筑设计师G·卡伦在他的一本插图版书籍中,用多达数十个条目对属于城市的上述特定场所进行了描述。其中包括:

围合空间:它是城市最基本的分区单位,融合了步行与车行两种特性。在它所界定的区域之外,往往是高速行驶的车辆;之内则是安静并适合人体尺度的

广场、中庭或院落。正是与繁忙的交通相对比,这种围合空间港湾般的宁静及其文化价值才得以显现;或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这一类场所不复存在,所谓城市交通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粘滞型空间:人群以静止和运动两种主要方式占有的空间。无论是广场还是设有座椅供人休憩的步行街,“粘滞型空间”同时承纳了滞留者和徜徉者的结合体。它们是温情的场所,人们在这里漫步、浏览橱窗、买报、赏花,同时也欣赏这里的街景,享受这里的阴凉或阳光。

半开敞空间:诸如与建筑物相连接的廊道和对外敞开的房间,是指从一种类型的空间到另一种类型的空间,有直接、自由的通路。这样的场所往往存在于繁华市井之外并远离喧闹的交通要道。这里景色宜人,光线柔和,空气中弥漫着花园植被的芬芳,人在这里有一种安全感和防御感。

焦点空间:带有“主题性”的围合空间。空间焦点通常以人为的空间占有形式,如雕塑或雕塑化的建筑物而体现,它使热闹的街市或广场更具特性,标明了“这就是那个场所”。空间焦点给许多场所增添了色彩,但是当城市的膨胀使原本与之匹配的景致过度变更甚至不复存在的时候,焦点的标志物便成为一件不起眼的老古董了。

分区:显然,不同功能的场所之所以完美,在于我们的城市经过长年的改进和完善,已倾向于形成一个条理清晰的模式。城市的内部是紧密排列的步行街区,它们中有围合空间、焦点空间、粘滞型空间和半开敞空间;城市外部是供机动车辆行驶的高速公路、铁路、轮船码头。后者是为城市的运行服务的,使它更具有生存能力。

有位英国人强调说,在环境的所有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是自然条件。如果环境中原始的自然条件大部分能够保留下来,那么过去那种盲目的扩建与侵蚀就不会引起很多关注,因为环境整体仍然是平衡的。但是,一旦自然环境被吞噬,便会产生新的不平衡景况。“一切事物都是自我循环的,一种新生态关系的产生,只能以另一种事物的牺牲为代价。我们必须把环境作为具有相互关系的集合体来看待,而不应再持盲目的态度了;正像公众的权利迫使政治家把社会看成

一个相互关系的平衡体系,而不是看成特权阶层统治下层社会的体系。”(注)越来越多的城市规划者和建筑设计师将环境意识作为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来提倡,他们让环境告诉城市规划者,对城市景观应采取慎重的态度。他们中的激进分子对“功能城市”持明确否定的立场,强调可识别性以及领域感的概念。他们不赞成城市无节制地扩张,而更愿意在中小规模的城镇规划中施展他们的才华。适度的城市规模,一方面使原始的“自然”不至于完全被淹没和吞噬;另一方面也使城市的结构处于明晰的状态。建筑师皮埃特·布罗姆(Piet Blom)的“树型剧场”和“树型住宅”被看作是“以逻辑的方法构筑的童话世界”,在靠近鹿特丹老港口的某个区域,布罗姆的结构主义风格与地方形式被并置在一起,不同标高的平台、柱廊、坡道和门窗让人置身于生机盎然的生活氛围之中。

从近年城市发展的趋势看,设计师施展才华的空间已大大地拓宽了。“生态”和“平衡”的观念已经开始对大多数城市决策者产生影响。由于汽车的普及所引起的变化,原有的城市形态已被打破,旧城建筑密度过高,妨碍了机动车辆的进入,于是老一辈人心目中的“市中心”逐渐走向衰落。各种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发展,使集中一地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变得没必要。根据不同区域和服务功能形成若干个中心以及郊外卫星城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人们在新开发的土地上建造更舒适和风格各异的新社区,使设计师得以将他们的经验和创造力发挥出来。

建筑立面是城市广场的“墙”。从符号学意义上看,人们对某个“地方”的记忆,经常与某个主要建筑立面的形象相联系,这个形象因此成为那些场所的标志物。当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尚流于浮浅,新建筑从内部功能到外观都过于趋同而显得千篇一律的时候,城市固有的文化、其不同街区的特征和彼此之间的差异也趋于消失,从而使许多具体场所难以辨识,仿佛城市被一种失语症所笼罩,它已无法通过惯有的语言,言说其自身。

如我们所熟知的,北京和拉萨的主要广场与作为这两座城市标志物的建筑一天安门和布达拉宫相联系,以至在人们提到“天安门”及“布达拉宫”,想起的不仅是传统的建筑物,而且也同时包含了日常生活中

人们经常活动的场所,即由它们“控制”的广场空间。从另一种角度看,广场的存在使传统建筑物的生命得以延续了。对于广场乃至隶属于它的一部分街区,标志性的巨大建筑既是历史的遗产,又如同一种自然存在物;而“事件”则在广场上发生,这一进程丰富了历史,也丰富了广场及其标志物的内涵。

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地的著名城市中十分常见,我们不会觉得因墙面的陈旧斑驳不漂亮而令人失望,相反,建筑立面的质感仿佛总能显示出它的魅力。无论是站在金字塔还是布达拉宫面前,人们都不难对当年奴隶们修筑这些巨型建筑物的情形产生一种遐想,从而使如今车水马龙或只看得见观光者身影的广场产生了一种历史感;我们也同样着迷于由贝尼尼等大师设计的圣彼得广场巨大的柱廊和喷水池上的裂纹、残缺与青苔。时间的痕迹是一种美,它有时比广场的面积、建筑物的体积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城市环境是为人类活动而存在的空间,倘若排斥了人的行为—文化,这样的环境空间则将完全失去意义。事实上,人们总是一方面通过保护文化遗迹而使它们成为历史的代言人,一方面以时代赋予自身的知识和才智努力创造新的符号,以表达文化生命的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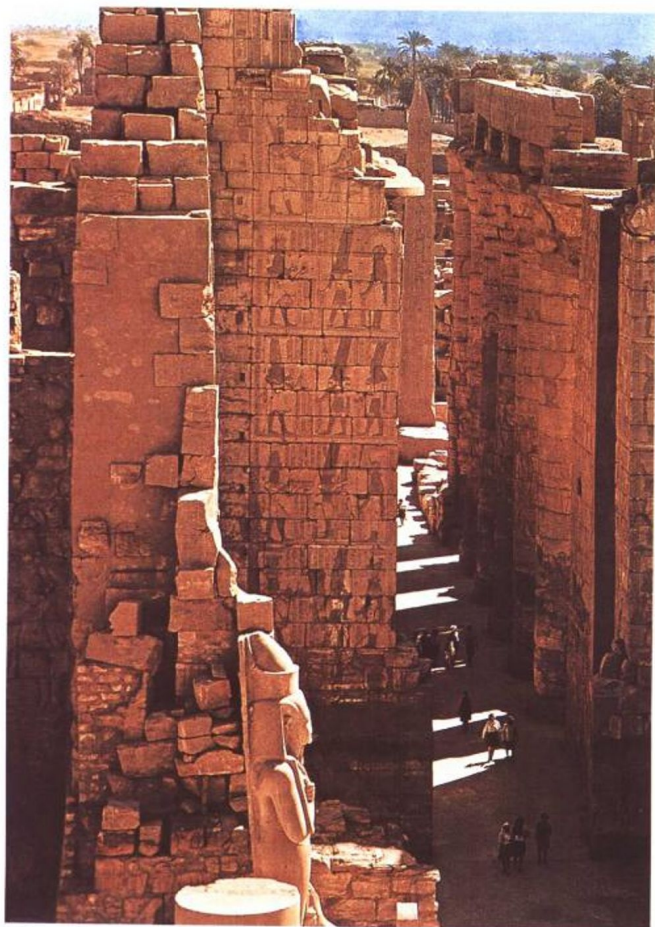
在上海黄浦江两岸,外滩的欧洲巴洛克式建筑与浦东的新建筑明显地反映出城市建设者们在上述两方面所作出的追求。在众多欧洲城市,广场与街市更是城市文化传统的展示场所。在著名城市威尼斯和科隆的狂欢节上,人们脸上涂着油彩,身穿中世纪五颜六色的服装,以马戏和载歌载舞的表演,重温古色古香的教堂等建筑物所记述的昔日辉煌和历史典故。前人留下的雕塑、凯旋门、钟楼以及屋顶上的太阳花、圣灵等标志物在五光十色的街景映衬下熠熠生辉,重新焕发其迷人的风采。

当然古代和往昔时光并非惟一的灵感源泉,巴黎德芳斯中心的规划设计者即力图以全新的语汇创造一个属于后工业时代的传奇。由艺术家克里斯蒂纳·洛克林设计的“旋转广场”位于德芳斯商业贸易中心的中轴线上,它是个以草坪的南北向为轴,通过圆周的高低变化使之具有旋转感的超大圆环,寓意地球的旋转不息,人类才得以生存在岁月变换、四季常新的自然环境中。彼德·赖斯和保罗·安德鲁用可塑材料制

成的雕塑“云”悬浮在半空中,正好位于德芳斯大拱门的矩形透空空间,是停驻在那扇巨大窗口的永恒景观,它不仅仅是对自然的摹拟,而且表现了神居住的世界—这是法国历史与未来理想追求的交汇点。德芳斯矩形大拱门具有惊世骇俗的特征,宛若一种神迹,它象征“永恒的世界之窗”,是德芳斯商业贸易中心的终端建筑,也是德芳斯景观艺术的标志物,它的存在使“神话”变得真实可信,仿佛一切都近在咫尺,连辉映着玻璃和水池的流光异彩、造型怪异的抽象雕塑也似乎一变而为美丽的植物。

在大多数历史悠久的城市,对老街区的改造与修缮始终是一项主要课题。1999年,北京市对老商业街王府井实施了大规模改建。这条大街东侧原来的建筑物已完全被新的建筑物所取代,“新东安市场”与建于50年代、颇具人民公社特征的原东安市场,只有名称上的联系,规模更加宏大的“东方广场”是在被拆除的一系列中小建筑的基础上兴建的;只有西边的“百货大楼”的扩建延续了旧楼原有的风貌。虽然整个街区的功能和基本格局并未发生变化,但因大规模扩建而普遍增加了高度和密度(商业营业面积比原来扩大了十几倍到几十倍)的建筑物,使街区室外部分的“领域感”随之大大增强了。改、扩建工程成败的一个关键显然在于,能否通过有效手段,使这里成为一个既使人感到舒适又有足够的吸引力,从而更乐于滞留的空间。新王府井做到了这一点,它是一个以彩色砖石铺地、带有花坛、雕塑和喷水池的步行街区,这个改变使对老王府井怀有深刻印象的人意识到新的王府井户外空间利用更加合理,给人的感受更加宽阔和富有纵深感。可以想见,如果整个街区不作此改变,名闻遐迩的王府井大街仍只是一群商厦夹缝中一条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的通道,这将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浪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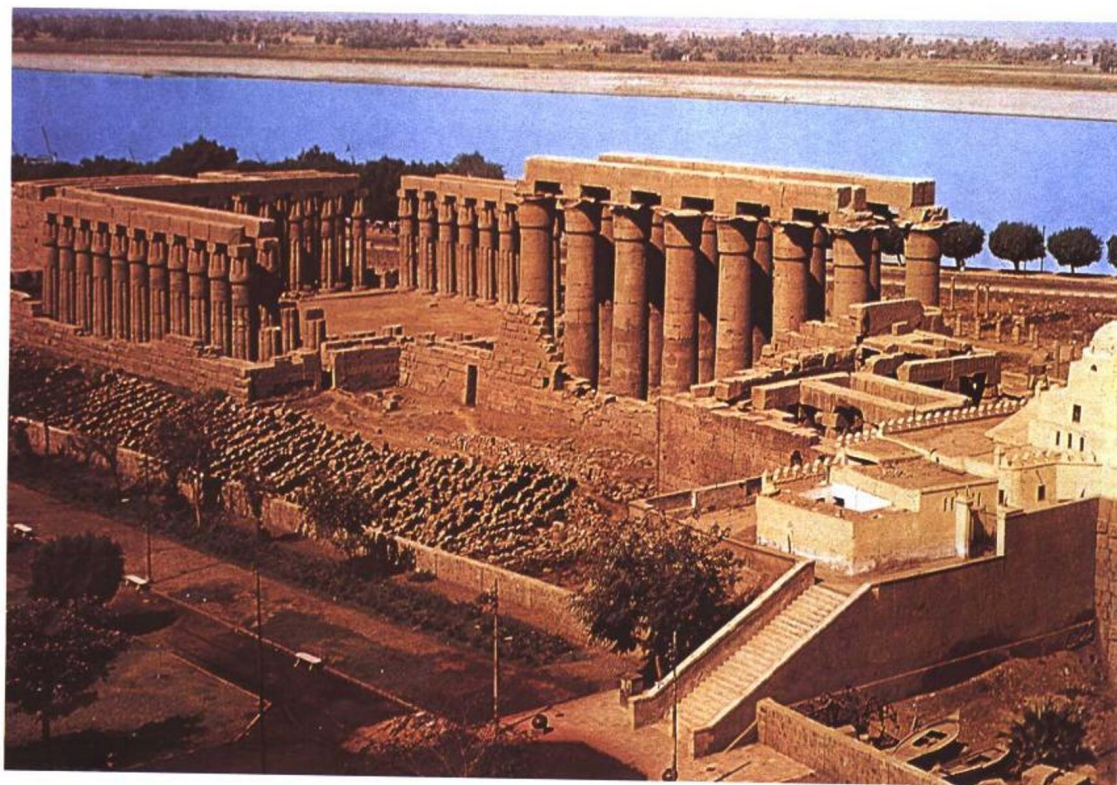
对文化水平日益提高的城市居民来说,领略新事物与对历史的缅怀并无冲突,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现代都市应该包含这两个方面。在机动车系统越来越趋于完善的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街市与广场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城市因交通和电子通讯体系的完备而倍增效率,它们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连接成一体,文化与自然相互渗透,现代建筑与历史遗迹并列,构成后现代社会丰富而新颖的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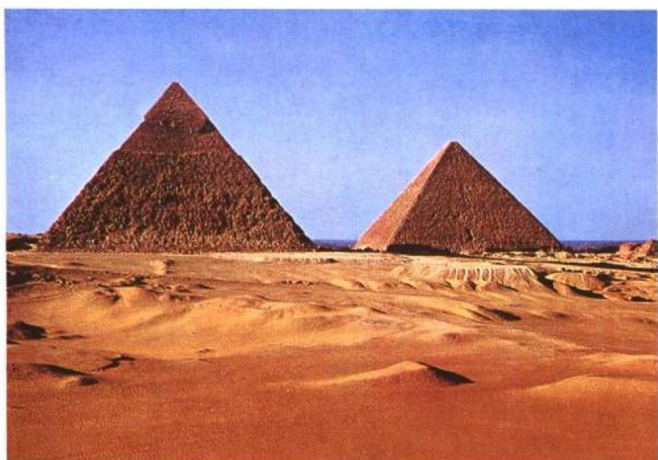
卢克索埃蒙神庙西侧的巨大柱廊, 该建筑形式通常是西方古典主义广场景观中的重要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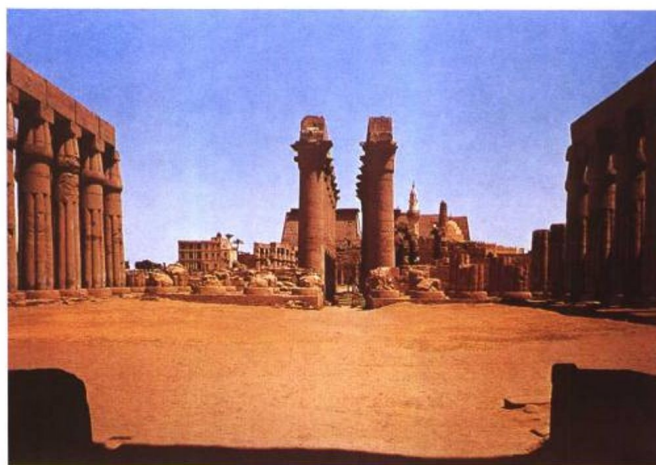
公元2世纪一座古罗马神庙庭院里的台阶, 使广场产生不同的标高。



卢克索一排排巨型柱廊围合的祭祀广场, 庄严而静穆地守卫在尼罗河畔。



金字塔使“领域”得到了界定, 这片荒原也获得了它的意义。



古埃及卢克索地区的神庙及大殿前的天井。

古埃及阿比多斯一座神庙及其半开敞的柱廊, 柱廊尽头为一座方尖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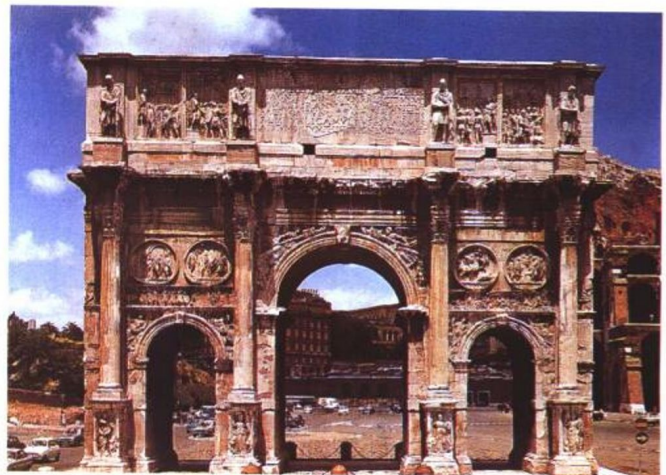


古罗马人为皇帝修建的大理石拱形门, 这种拱形门后成为欧洲纪念性建筑的典型样式, 作为重要场所的标志物, 例如著名的巴黎凯旋门。

图拉真市场废墟 (意大利·罗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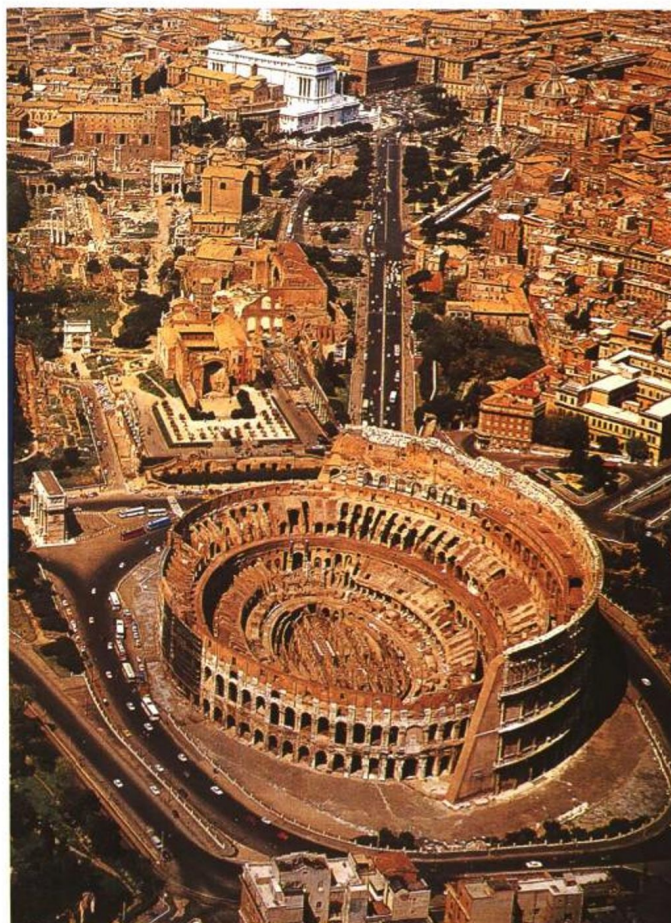
康斯坦丁凯旋门 (意大利·罗马)





高洛塞奥圆形露天剧场（意大利·罗马）

罗马皇帝维斯巴宪在几座山脉之间的一块谷地上兴建高洛塞奥圆形剧场,据说是为了将其前任的暴政夺走的东西还给人民,为罗马留下一处永久性的圆形露天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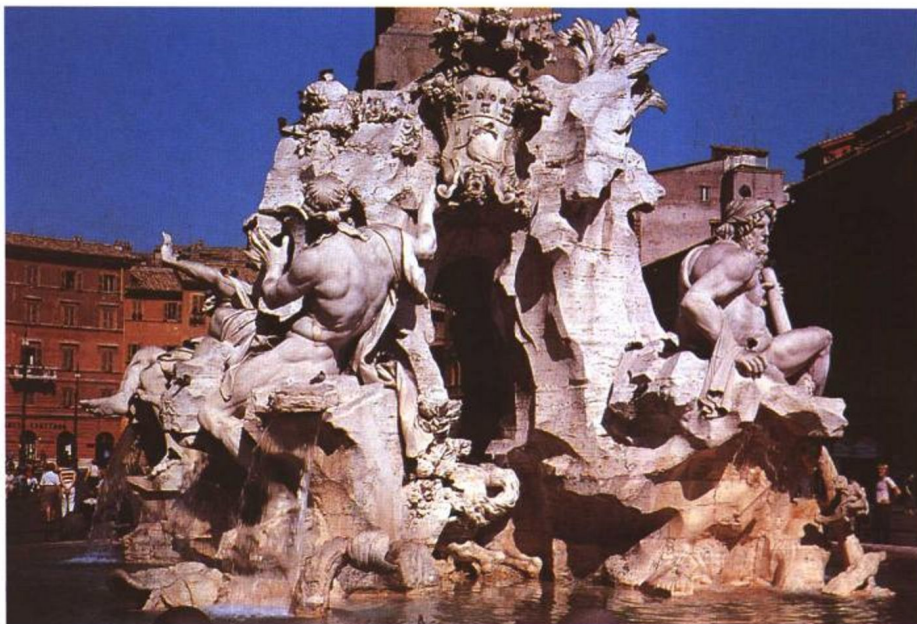
米兰大教堂广场上的马车和骑警



欧洲城市多以教堂及其前面的广场作为城市中心。图为德国慕尼黑建于19世纪的一所大教堂和教堂前的步行广场。

纳沃纳广场（意大利·罗马）

堪称欧洲最著名的巴洛克式广场之一。该广场最吸引人的景观，是巴洛克大师贝尼尼于1651年创作的“四河”喷泉，四条河流指尼罗河、恒河、多瑙河和拉普拉塔河，它们分别以坐落在不同方向的四个巨人雕像作为象征。





罗马“帝国市苑”遗迹——特拉扬纪念柱及街景





圣彼得广场（梵蒂冈）

欧洲最富盛名的广场，背景即圣彼得大教堂，经米开朗基罗等众多大师之手，最终建成于17世纪。广场为椭圆形，最大直径240米。洛伦佐·贝尼尼为它设计建造了雄伟庄严的柱廊，从而使该广场更加辉煌。

